



倪其良

一
始奈何生，

已然植於死；

依然是若依然知，

達爾文將也是達爾文。

何需弔念，

啼嚟應是凱歌——

暮游十寸汪洋：

方舟獨載而還

諾亞吾兒別哭。

二

所以，弗洛依德，

童駭應惜，

若易易於

水仙萌花，青春蟄殼，

流火七月啊流火，

不然，乳房乾涸，紅唇已矣，

海倫，何需海倫——

不用懺悔，

千丈伽藍，菩提無樹

輪迴應是固執始性，

一如水，……

蘇格拉底，何患無妻。

三

薛弗西斯，其實
長巷尾的蝸居，

荒原遺忘，

如蠟刺髭底的汗毛

任何單車上的風雨

乃蛆動的脈搏。

斷代史一開始就是，

人掌上的紋

正如笑的揣摩

白痴乃一種象徵

大鵬鳥縱飛了千年

薛弗西斯，你乃在意

好淡的茶

四

何需駐足，異鄉人

殞列土的咽

從非無墳者的悲哀

蠟翼齊克果

也縱然已付出的

一個卡繆

四億生靈